

鲁光作画还“牛”债

柳萌

中国作家书画院成立那天，作家兼画家的鲁光，终于被我堵了个正着，逼着他还了我多年“牛”债。

起初他还想“赖账”，说他画的猪和猫，自己都比较满意，让我选一种当场画，唯恐我不相信，随手拿出刚画的“猫与鱼”，我一看此画还真的动了心。那猫的浑身色泽泽亮丽而丰满，圆睁的两只眼睛非常传神，静静地站在高高的山崖上，好像眺望着崖下那几条鱼，似游非游的鱼画得栩栩如生，给人一种怜爱和担心感觉。整个画面布局非常大气雅致。正在有些犹豫的时候，忽然想起，做为画家的鲁光，是以牛享誉画坛，绝不能被他迷惑，就逼着他还我“牛”债。

说起记者兼作家的鲁光，我知其大名，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时中国女排享誉世界，我供职的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鲁光的报告文学《中国姑娘》，作品写得非常真实感人，他在写作上的功力和才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知道鲁光还是位画家，而且经过名师指点，尤其擅长以牛入画，却是以后多年的事啦。

我比较喜欢作家的画，作家的画随意率性，有种自然流露的书卷气。老一代作家师长——秦兆阳、汪曾祺、管桦、高莽等，同辈的作家朋友——许淇、张长弓等，

比我年轻的作家——宗鄂、徐刚、关仁山等，他们都有画作赠我。我既然有此癖好，知道鲁光能画牛，哪能轻易地放过？就总想跟他求幅画。可是每次开会碰到，我求，他答应，这一拖就是十多年，到了作家画能换钱时，求画如讨钱，不便再启口，我也就不再指望鲁光的画。

有次读一篇鲁光访问记，说他跟李苦禅先生学的画，好家伙，原来鲁光师出有门呵，我求画的画又开始了，只是再无机会见到鲁光。谁知天遂人愿，中国作协八代会，我们同住首都宾馆，用餐有时凑到一起，边吃饭边闲聊，一天早晨用餐时，鲁光接听电话，只听鲁光说：“好吧，五万元就五万元。”我琢磨八成是谈画，就跟鲁光开玩笑说：“老弟，可以呀，画都卖到五万元一平尺啦。那卖给朋友多少钱呢？”鲁光说：“刚才有位企业家买画，同行朋友要画，分文不取。”我一听心里有了底气，就跟鲁光说：“你可是欠我一幅画呀，说了多次都还没还呢！”“你

放心，迟早会还。”鲁光又给我许了愿。

如今画家比作家忙，何况鲁光身兼两家，就更是忙上加忙。据一位记者报道说，为采访鲁光约了半年，我总不能为求画立门吧。这次中国作家书画院成立，作家中的画家鲁光、韩静霆、严阵、宗鄂都来了，各守一案挥毫泼墨，我都舍弃观赏机会，直奔鲁光作画案，理直气壮地讨要“牛”债。见我执意让他画牛，思忖片刻展纸提笔，一头低首奋蹄老牛，很快跃然在白宣纸上，还边画边开玩笑地说：“画了一位摩登女郎，幸着这头硕大老牛，老兄看了有何感想？”我说：“这辈子还无此艳福。”然后，鲁光换笔左手题字：“归牧图——壬辰长夏之末立秋次日于中国作家书画院又遇柳萌画完跟鲁光说：“你可以画牛了。”苦老的话，让鲁光既兴奋，又有点迟疑。苦老见鲁光迟疑，又说：“作画与作文是相通的。文人画就是文人画的嘛。以我的教画经验，你对画很有悟性，你就画吧！”老

画家一席话，如同一根火柴，点燃鲁光的艺术之火，使他的绘画潜能得到开发。所以鲁光说：“没有苦禅大师的鼓励和引领，我一辈子也就是个画迷而已。”鲁光的画作，我无缘系统欣赏。据说他的一幅名为《生命》的画，被誉为“创新的中国画”，屡屡获得行家好评。这幅画的创作灵感来自杭州灵隐寺。有次鲁光做选美评委，与一批美女去灵隐寺。寺内烛火熊熊、香火缭绕。鲁光站在红烛前为美女拍照……回到北京，那熊熊燃烧的红烛一直在他眼前晃动，挥之不去，创作冲动无法抑制。可是，采用传统的画面构成、色彩搭配、表现技法等，已经无法表达他内心的渴望。于是，他进行了颠覆性的创作，没想到效果特别好。当这幅二幅的《生命》画在中国画研究院打开时，不只是在场的人，就连他自己都激动起来了！气韵神动，令人惊叹！

如今鲁光，画的多，写的少，画名越来越大。鲁光这头老牛，正在一步一步一个脚印儿，行走在绘画艺术大道上。就凭他那股执着的精神劲儿，相信比《生命》更好的画作，将会再次惊动画坛。到那时，说不定，鲁光赠我的这幅画《归牧图》，会升值呢？鲁光，你可别后悔噢。

名家新作

在「废墟」上舞蹈

读徐虹的《废墟之欢》

张仕文

王蒙曾有这样的忧虑：“网络时代让阅读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当阅读变得过分轻松方便时，浅层的浏览会不会从此代替专心致志、费点劲儿的思考，久而久之成为人们一种习惯……”的确，当今快餐式、跳跃式、碎片式、实用式的阅读占据了太多的读书时间，苦读变成“浅读”，阅读变成了“悦读”。读者在追新逐异中淡化和弱化了思想应有的刚性，网络使知识分子成为了“知道分子”。

然而我以为作家徐虹是这个网络时代的异数。她近年来曾以小说集《逃亡者》、《青春晚期》、《北京断章》等蜚声文坛，此次她以敛衽和沉静的态度复归了阅读的本义。正如评论家李敬泽在她的新作《废墟之欢·我的读书笔记》（作家出版社，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序中所说：“她说话就像细针密线绣花一样，如果没有说好，一定会返回来再补上几针，态度里总有一种端正和认真。”徐虹的骨子里呈现一股认真和执著，无论是做人做事、读书还是读人。这种特性显现在她的新作里，可以让人看见她柔弱的外表下有一颗睿智的心。因为，读书篇什文字中所显现的所思所想，有着非常的质感和硬度。

《废墟之欢》既是她的读书随笔，更是近六十位中国近现代文化学人大家的文化浮屠。尽管书中那些人物都是被人写过的，要出新意尤其不易。但她似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以文字呈现事物的本质。她总能由表及里，深入血肉地去拨动那根读者内心深处的弦，用独特的视角去见人所未见。同时，她更以人格道德的基石去构建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即使在废墟之上，依然可以建筑起一座巍峨的文化灯塔。

《废墟之欢》分为四辑：“文革”中的知识分子“观念的精英”“纸上男女”“沉潜与心经”。徐虹剪下其在艰难生存状态下对文化阵地的坚守和浴火重生的片断，再现了他们的性格特质和人格操守。

如，《废墟之欢》中的杨沫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青春之歌》使她名满天下，也让她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她既不是张爱玲式的高贵的孤独，也不具备林徽因的优越感与贵族诗情，冰心式的温婉安宁不属于她，丁玲与她同属革命作家序列，但丁玲比她更粗放豪迈。”杨沫本质上是一个偏于善、野性又偏执、冲动也轻信、温情主义者，一生都在寻找和突围。徐虹以《杨沫：一生突围》为题，将一个知识女性充满矛盾的一生展现无遗。

她写“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写非常态下人的多面性，写黑暗邪恶中的坚守、不屈，展示人性的光辉。如，她读《吴宓诗集》、《吴宓日记》写出了国学大师吴宓跌宕的人生。他多情浪漫，婚恋生活多遭波折，“令其生活变形，心灵不安”。他评价自己“内心亦多伤悲，终难有快乐欢愉之一日”。这样心灵少有欢愉的人，但在心游书界时，又发出“喜其意之有和”“一日不读书，如作负心事。一书读未竟，如闻大军至”，展示出其心性的另一面。这样一位国学大师，在“文革”初期，他遭遇了孩童出口即骂“吴宓老狗。我要砸碎你的脑壳”的险恶环境。他在非常岁月，竟然坚持“宁肯杀头，也不批孔”，继而使自己坠入人生的深渊。

品。肩扛着上百万小提琴的乐手回到饭店拿出来的是几块钱的方便面，获得国际大奖的芭蕾舞演员的纤细身材，部分源自勤学苦练，部分源自省吃俭用的方便面，让《二泉映月》过分悲凉的源泉也是部分来自原始曲境，部分来自顿顿方便面的现实体验。这是国人迈出国门的真实国史。

说“中国人富裕起来了”的大话题不着边际，举个实实在在的“事例”，就是出国时告别了方便面“富裕”的降临，是从节俭收缩到渐渐大手大脚开始的。每隔一段时间，乐团都会出国巡演一次，单调刚走出国门的人知道，那是共同经历，没人例外。当年羞于启齿令人听来不可思议的“自虐”相当普遍。出国者哪个不想给没有任何电器的家里带一件实惠家具？所以，方便面加榨菜，几乎是每只行李箱中的必备



张爱玲像 徐虹 插图

在《张爱玲：心尖上雕刻》一文中徐虹这样说：“张爱玲的笔仿佛是有神灵指使的。事情越是千钧一发，她却越是漫不经意。这种千百年末世间男女所痴心的一桩事，放在俗家笔下，不要制造多少啰嗦、琐屑而无聊的语言幻象呢，并且还往往纠结于外固，深入不到那一个层次的内里，而她三言两语，全都着了精要，一下子呈现了事情的真相，直抵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仿佛在人心尖上雕刻，如此的精妙、确切与传神。这样的工作，真非天才而不能……”这虽是徐虹写张爱玲时的落我，眼前却出现了幻象——读的是张爱玲，同时也是徐虹的心迹。其人身上似都有同样相似的东西：细腻、敏感、冷静、尖锐。“在人心尖上雕刻”，仅看标题，就抓住了作者的心。

《废墟之欢》书中的插图全部出自徐虹自己之手。寥寥几笔，人物形象呼之欲出，令人眼前一亮，刮目相看。徐虹将绘画技巧移植到写作中，惜墨如金，不过多渲染，正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她的语言干净、简洁、明快，如《金岳霖：魏晋风流》、《吴宓：活在两极中》、《张充和：以慢，以淡》、《郑振铎：适时退场》、《董桥：慢慢变老》、《张中府：最终的胜者》、《杨宪益：在癫狂中安宁》、《周海婴：走出历史的暗室》等。在历史或者现实的迷雾中，她冷静地剪掉多余的枝丫，将最本质的东西呈现在读者面前。

徐虹曾创作了近八十万字的中短篇小说，并获“二〇一二年茅台杯《小说选刊》奖·中篇小说奖”、第二届老舍散文奖、第二届冰心散文奖。在《废墟之欢》中，她以一个女作家的心怀，不但读书，更注重读人读史，读社会，读世道人心。

书海拾贝

流淌在沙漠中的尼罗河

朱一平

到埃及是去瞻仰举世闻名的金字塔、木乃伊与神庙，没想到尼罗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乘坐游轮边航行尼罗河，边上岸拜谒那些由巨石建造的方尖碑和神庙，阳刚与阴柔之美不时交替。尼罗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她水质清静深沉、平静流淌，两岸不时见高挑的棕榈绿草田野，但只要稍稍放眼便是荒漠或寸草不生的沙砾山，顿觉生与死的界限如此触目惊心！从清晨至黄昏，沿河两岸埃及人民的祷告声总是好几次地传来，悠长虔诚……

导游穆罕默德·小阳不止一次地说：尼罗河是我们埃及的母亲河。二十六岁的他看起来有三十六岁，浓密的睫毛深处单纯的褐色眼睛不时透出忧郁。小阳出生在农村，由于能读书就免费读到了大学，在开罗大学学了四年中文，然后又学了两年埃及历史。像他这样懂中文的，全埃及只有两百人左右。对于河流的爱戴与敬意是全人类的共识，因此对于小阳的赞美开始没有在意。

记得前往举世闻名的阿布辛贝是凌晨四点出发的，有军人保护驱车穿越撒哈拉大沙漠。之前，撒哈拉沙漠像一个神话、一道风景出现在想象中，而行走其中三四个小时，不见寸草不见滴水不见人烟不见生物，满眼都

是延绵不绝的黄沙和明晃晃的太阳，除了我们，看不见任何生命体的存在，扑入眼底的除了沙漠还是沙漠，孤独干燥沙尘漫漉，恐惧油然而生，万一汽车抛锚，万一遭遇不测，就在快要绝望之时，蓝色尼罗河如海市蜃楼突然出现在黄沙漫漫中！如果不是带着水汽的凉风扑面，真的以为是幻觉。又见碧波荡漾的尼罗河，我们又鲜活起来，奔向那已经屹立在河边几千年的两座神殿。这两座神庙是古埃及极盛时伟大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建造的——将整座山雕刻而成的！其间的神像都高达二十米，庄严庞大，让人震撼！殿壁殿顶布满浅浮雕，或神、或人、或动物、或莲花、或纸莎草、或象形字，形象再现古埃及历史宗教神话传说，构图极具形式美感，与我们之前和之后看见的埃及神庙同样引人惊叹！

不畏艰辛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拜谒完神庙后都要在尼罗河边肃立，不只是为了对神庙的敬畏，更有对尼罗河的敬意。

当我们要早起看日出，老是担心老天爷要起雾或下雨或阴天看不成时，小阳肯定地说：看不到那是不可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埃及一年四季都是晴天。啊！那你们靠什么生存？！尼罗河呀。河水来自哪里？上游其他国家要下雨。哦。所以，尼罗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呀。我们默然无语。

再次从船舷俯瞰尼罗河，河面慈祥温柔，两岸水草青青，不见垃圾。虽然我们经过的场镇贫穷落后不那么干净，但尼罗河是洁净无瑕的。埃及人懂得尼罗河就是他们的母乳血液灵魂。

站在离尼罗河不远的耸入云天由大理石花岗岩巨石堆砌而成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前，不由得为其雄伟壮观而赞叹，同时为其塔内空空如也而哀叹。在埃及博物馆看到了很多空棺槨，大部分由整块的花岗岩或大理石凿成，高一米多，厚一尺左右，还看到由巨型木块做成的棺材。正是由于这些棺木的巨大，才得以留存埃及，才没有被法国人拿走。当时这些棺槨就散放在金字塔外面。而里面珍贵的世界奇迹木乃伊被法国人掠走了。每次说到法国人拿走了埃及的木乃伊，小阳的声音就越发低沉眼神越发忧伤。你们很恨法国人吧？小阳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指着地图骄傲地说，我们还有很多金字塔和神庙没有被发掘，这下面还有石油没有开采。小阳手指之处都在尼罗河岸边。

“啊，尼罗河，我赞美你，你从大地涌流出来，养活埃及……一旦你的水流减少，人们就停止了呼吸。”几千年前的古代埃及人曾为尼罗河写下这样的诗篇。我想，如今飘荡在尼罗河上的祈祷声中，一定有着对埃及的母亲尼罗河的感恩与祝福。

凭海临风



大湖梦苍花 方华 摄

流星与恒星

陈鹤龄

我不是你的流星
流星
纵然有划破夜空的绚丽
刹那间的光芒
岂能射进你披着铠甲的心灵
心灵没有光泽
犹如落叶在秋风中飘零

我愿是你的恒星
让我的光和热
在渐渐老去的风月里
淬火为不老的水恒
恒星
就是摇曳在你书桌上的
一盏燃烧着温情的油灯

告别方便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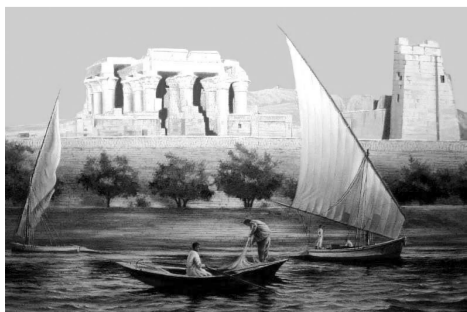
张振涛

无论如何想不到艺术团出国演出是不管饭的，一日三餐说不准怎么填肚子。一般来说，早餐是饭店包，午餐和晚饭都得自己解决。第一次跟中央民族乐团赴欧洲巡演，闻听此说，一下子担心起来，在国内养尊处优的艺术家会不会饿得像非洲难民？没想到，团员超大的旅行箱中，不仅装的是服装和日用品，还有轻便炊具：面条大米、面包榨菜、香肠罐头，甚至小型炉灶、火锅调料，一应俱全。对于音乐家来讲，国外巡演与上山下乡没什么区别，都得先填饱肚子。就像年轻人只想浪漫爱情没料到实实在在居家过日子一样，一般人也想不到舞台上光鲜亮丽的艺术家，下了台也得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从五星级饭店出出进进靓丽雅致的艺术家，打开房门，原来正蹲在那里撅着屁股下面条。如果说从欧洲五星级饭店门缝里飘出来方便面的味道是普遍现象，那么飘出来中国明火炒菜的酱油醋香，乃至火锅调料的味道可就大大超出想象了。就地取材与洋为中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家的烹调技术和生存能力绝不次于

摆弄琴弦。不但笨笨聒耳，而且酒炙并陈。适者生存的能力之强大，令人刮目。这股味道不但飘在与我们关系相似的东京和首尔，而且飘在与我们关系迥异的维也纳和巴黎。豪华饭店与平民厨房的嫁接，让人忍俊不禁。怪不得他们晚上在台上个个精神抖擞、琴声健朗，原来刚刚喝完精心炮制的滋补靓汤。

乐师们习惯于上午闷头大睡，不知什么时候插上午饭，一顿饱餐，胃里大概就没有空间接纳正常晚餐了，所以不怎么讲究晚餐。卸装后的宵夜，才是最受重视的正餐。无论是独酌、对饮、小聚、设局，这顿饭无论如何省不得。千变万化的旅程，构成一个个地点的饭局，路途打尖，生日庆贺，遇到亲戚故交的接风、叙别、送行、留客。讲乐团的故事，既少不了名都锦城，更离不开大家凑份子，你一来、我一场的觥筹交错。背景就是吹打打后少不得的宵夜。这是巡演连带的味道，饮食衣着，和光同尘。

介绍乐团巡演当然不止于说说这类小事，而是由此体察的生活巨变。如果把二〇一〇年与



凭海临风

的急躁，卸下每天至少八小时的电脑辐射，一头扎进名都锦城、名胜古迹、名牌商店，捉襟见肘、分文计较的日子，变为挥金如土、一掷千金的日子。生活一下子美好了许多。一段精神放纵、一段神经格式化，让人整个调节到平衡状态。

音乐中有许多把欢快的旋律与熟悉的年头连在一起的曲名：《翻身的日子》、《翻身农奴把歌唱》、《在希望的田野上》、《走进新时代》，都是中国人心中精神会代表一个时代的曲名。亲身经历过不但富裕起来而且崇尚富裕并且把富裕编进歌里的时代，才能心领神会那一组组旋律的“味道”。想想看：如果在金色大厅放声高歌、在卡耐基音乐厅调准琴弦，突然想到方便面还够不够，该多扫兴！

心香一瓣